

3611
25
昌吉文史資料
选輯

第六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五月·昌吉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昌吉市印刷厂

开本32开 字数154千

1987年5月第一版——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500册

(内部发行) 工本费 0.97元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目 录

文史资料

- 特殊的使命 滕继中(1)
“起义这条路，你走对了”——驻绥来二二七旅起义前后 高人杰(11)
新疆回族人民反对阿古柏侵略的斗争 李东晟(23)
杨增新剪除马福兴目睹记 伯声口述 黄万贤整理(29)
同于右任先生的一次会见 刘鸣风(44)
我所知道的“景化同学返里宣传队” 周殿鳌(47)
绥来县反帝分会 郭承华(52)
国民党军队乌苏溃败记 佟沛(54)
蒋介石在成都黄埔军校的一次训话
..... 马桂林口述 杨荣潮整理(60)
绥来的著名小吃 郭建新(64)
昌吉市的戏曲 田犁(69)
我和毛泽民同志的交往 高文天口述 林木整理(74)

民族、宗教

- 昌吉县阿什里人民政权的建立 焦万和(78)

- 呼图壁县东方寺的变迁 鲜覆霖 (79)
基督教在阜康县的传播 杨国梁 (81)
清真寺及经文学校 马玉琪 (88)

昌吉人物

- 林基路在车库 郭淑云 (83)
我对邓威的回忆 严静生 (92)
张文治同志 石磊 (96)
施仁在木垒 沙合道拉 (108)
徐学功是昌吉人 童德业 (111)

史料、考证

- 古城商会——奇台商业史话之四 周海山 (112)
昌吉近现代旅行记资料选 戴良佐 (121)
昌吉县第一小学校校历考 张新民 (215)

文史资料研究

- 漫谈开展文史资料学的研究 余骏升 (217)
图片资料封二：(上)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全景 戴良佐供稿
 (下)左图四道沟原始公社遗址出土的骨饰
 右图四道沟原始公社遗址出土的骨针
封三：玛纳斯县破城子出土文物 王诚摄影
 (上)宋代铜镜
 (下)彩色花瓶和彩色陶罐

特 殊 的 使 命

滕 錦 中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包尔汉以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走进了省府办公室，十三日便发布了《告全疆民众书》。他在《告全疆民众书》里阐明了要使“新疆各族人民能在和平的道路上安稳的生活”的施政纲领，表达了他要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态度。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局势已经确定了。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挺进河西走廊，威逼新疆。这种时局向新疆的国民党人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包尔汉主席经过同张治中将军密谈，同陶寺岳将军商议，决定新疆也要走北平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在《新疆五十年》里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对于新疆的前途和命运，我选择了张治中的第二种估计，开始向和平解放新疆的目标铺设道路了”。为了顺利地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包尔汉主席和陶寺岳将军多次密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国民党驻疆部队里反对起义的有马呈祥、叶成、罗如人，在新疆地方上也有一股反对和平起义的政治势力，这就是乌斯满集团，他们都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严重障碍。

包尔汉主席为实现他的“通过团结各方人士一齐努力，

争取实现新疆民族解放”和“团结各族人民实现和平”的心愿，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使命，就是分化瓦解乌斯满控制的武装势力，争取一部分哈萨克族上层人士站到拥护和平起义的立场上来，扫除和平起义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一些哈萨克族上层人士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个特别任务。

一、乌斯满反对新疆和平起义

一九四九年一月，包尔汉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后，乌斯满等人就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包尔汉上台执政，就要把新疆卖给共产党”！他还到处进行煽动，写信攻击包尔汉，企图把包尔汉赶下台去。

乌斯满于一九四七年冬，由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廉将其由阿尔泰引到北疆，暂驻北塔山一带。因反对三区革命，额达利力汗（三区民族军副司令）率领的民族军打败，退到北疆后，追随乌斯满各部落的哈萨克人也迁到奇台、木垒、孚远、阜康等四县居住。宋希廉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想利用乌斯满的势力，收复被三区革命军占领的阿尔泰（破坏三区革命条款一个事例）。于是，宋不但在经济上救济乌斯满，而且还给他补充武器。他们双方还商定由国民党军方派人对乌斯满部队加以整训，提高其战斗力。这样就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下面成立了三台奇孚木阜四县哈族督训组，为乌斯满训练人马。然后利用乌斯满的全部人马，夺回仍被三区当局控制的阿尔泰地区。据我所知乌斯满可以直接控制的力量，连随同跑过来的一些哈萨克部落，大约有两万多顶毡房，能作战

的力量也有一万多人。而且他们武器配备好，每十人就有一挺轻机枪，步兵炮、重机枪也都不少。美国驻新疆领事马克南多次与乌斯满会面，鼓吹反共，在乌斯满集团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共逆流。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勾结恰萨克上层中的一些顽固反共分子，策划组织了一个所谓“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乌斯满的反共活动更加嚣张。

乌斯满为了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他同北疆各县的反动头目均有联系，如昌吉的益得利什、景化县（呼图壁）的叛匪头目乌拉孜拜千户长、绥来（玛纳斯）县的司迪克满都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新疆和平起义，特别是奇、孚、木、卓四项萨哈萨克各部落，均在其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如不设法消灭乌斯满的武装力量，一旦解放军进疆，将造成大的战祸。

为了解决乌斯满的问题，包尔汉虽然多次派人与其谈判，乌斯满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结果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乌斯满还公开说：“共产党要进新疆我就打”。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省府和军方派队伍进剿乌斯满，无兵可用，因为新疆驻军的主力马呈祥军长等极力阻扰新疆和平解放，不会派兵进剿乌斯满。如果等解放军进疆来解决乌斯满的武装力量，那是远水不解近渴，况且一打仗就要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灾祸。经我党中央代表邓力群同志与包老多次协商，终于找到了一条高明的办法，就是对乌斯满各部落头目实行策反，使他们归向新疆省政府这方面来，把乌斯满孤立起来，削弱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反动势力，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

二、包尔汉交给我的任务

包尔汉先生早在一九四四年曾在新疆某学校担任过维文教官，当过我的老师，我和他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我们还在一起坐过监狱。盛世才垮台，我们出狱后，包老当迪化专员，我在昌吉县当警察局长。他曾托我代管过迪化、昌吉、景化、绥来四县的哈族纠纷。因为我过去在阿尔泰工作多年，并懂得哈萨克语言，在哈族中有一定的声望，所以他就把有关哈萨克族的纠纷事情都托我去办理。他每次路过昌吉时，都来看我，我们的私人关系也很近。他知道我当时正在三台哈族督训组给乌斯满训练壮丁。由于我具有这些有利条件，他就选中我去执行策反乌斯满的任务。

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天，包老派人把我请到省政府，进到他的办公室里，他问我现在工作情况，以及乌斯满内部情况，我一一向他老人家作了汇报。包老向我讲解了国内情况和新疆必然要走和平起义之路的趋势。他说：“我们新疆必定要解放的，这是谁也阻挡不了，因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况且新疆门外有解放军，后有三区民族军。形势所迫，新疆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再无它路可走。我们都是自己人，你头脑要清醒些，不要跟着国民党走，要为新疆的解放事业作贡献”。他又说：“我们新疆正在酝酿着和平解放，从军事政治方面看，进行起义都不成问题。现在为难的一点，就是乌斯满的问题。他在新疆有很大的势力，兵力雄厚，又在哈族中有扯着耳朵眉毛动的作用。我想命你利用现在的身份，做乌斯满集团内部的分化工作，争取追随乌斯满的一部份哈族上层人士站到省府方面

来，支持新疆的和平起义”。他还说：“你要不折不扣地把这项工作担任起来，解放后，你的生命、财产、工作、地位，由我来负责安排”。他为了顺利地铺平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要求我去做分化瓦解乌斯满的工作，我就对包主席说：“我很熟悉乌斯满内部的情况，还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在乌斯满跟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可以先争取他们站到省政府方面来”。包老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哇！你大胆地去干吧，在物力方面省政府大力支持你”。包老又说：“不过这件事你要极端保密，如果泄漏出去就要酿成大祸。我们要争取不放一枪，真正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我说：“老师请您放心，我要争取完成任务。不过，还要省政府给我撑腰。你可知道，许可他们的条件一定要兑现的”。包老说：“你只要把人能拉到省城来，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我会替你安排的”。最后他说：“你回去后同有关的人商定好具体措施和计划，马上进行”。

我回到三台，当天夜间找到马那提，直接告诉他，共同秘密地担负这项策反乌斯满的重大任务。马那提体会到这是包主席对他的信任，高兴极了。我向马那提交待了策反工作一定要极端保密，决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进一步商定利用乌斯满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众叛亲离，伤害群众心理的事实，在各部落头目中进行离间活动。首先选好重点，讲明如果脱离乌斯满，跟着省政府走，省政府给他们划牧场，使其定居，安居乐业等具体措施。

三、三台哈族督训小组

包尔汉主席把分化乌斯满武装力量的特殊任务交给了 我，当时他只知道我在孚远县三台哈族督训小组为乌斯满训

练士兵，但他还不知道我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十五组的上校组长，原来就执行掌握乌斯满的任务，配有电台等特工设备。这里我有必要将三台哈族督训小组的活动叙述一下。

一九四七年，乌斯满被三区革命势力赶出阿勒泰以后，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授意该司二处派一个小组，带上电台到乌斯满处掌握他的动向。宋总司令向乌斯满援助武器弹药，帮助乌斯满返回阿尔泰攻打民族军。接着又成立了奇孚木阜四县哈族督训组，地址在吉木萨尔县三台。督训组的成员有军校教官、参谋处政工处二处人员。当时马尚贤是二处的十五组组长任督训组的翻译股股长，我是副股长兼十五组的副组长。我们是从四八年三月份开始整训哈族壮丁的。七月份宋希濂这个主战派调离新疆，陶峙岳将军来新充任警备总司令。陶将军视事后，即令督训组停止训练。但又不敢把这几千哈族武装壮丁放回各地去，为着维持地方治安，只有继续集中管制起来才比较安全。总司令部派我以十五组组长的名义，对壮丁加以管制，不许乱动或外跑。四九年的夏季，我们便利用这个哈族督训小组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进行策反乌斯满的活动。

四、我们的策反经过

我同乌斯满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乌斯满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切唯我独尊，一意孤行，贪得无厌，宗族思想严重。如在屡次作战中，不管是与国民党打也好，抢苏联车队也好，他都是令他的部落武装力量保护自己的家眷和财产，而是指挥别的部落的武装力量到第一线去卖命。别的部落的牧民稍有不当，非杀不可，却纵容其家族任意在其他部

落牧民中奸淫掠夺，为所欲为。每次战斗所得的战利品，好武器和紧缺物资等都要为乌斯满自己所有，而真正在前线卖命的，只能分到一点方块糖和饼干。如果打了败仗，乌斯满的家属和财产有人保护着，早已安全撤退。真正在战场上卖命的却是受害者。这些追随他的首领，心里虽然明白，明知前途暗淡，也只好跟着乌斯满死混下去。马那提团长的父亲是乌斯满属下最大的一个部落赛林巴海千户长，他已继承部落长的位子，他的部落人数也最多。他自己早经二处吸收做为军统外围，是前任组长移交给我的人。过去我们在阿尔泰是老打交道的熟人，现在又是我的属下，交往甚密，最听我的话。他在乌斯满控制的部落头目中间最有声望，也有号召力。他对我说：“我们就利用平素大家对乌斯满不满的事情去瓦解他的部落头人。这些部落头目和我一样，有一肚子苦水，哪个愿意替他卖命？跟着他跑，只有落个打死的下场”。

我们利用乌斯满的弱点，进行策反活动。我和马那提团长及他的秘书米吉提三个人分别秘密进行工作。我又赶回迪化到省政府，向包主席汇报了我们的计划。他老人家很满意，同意我们就这样办，规定凡我们策反过来的大头目，都由我直接写信介绍给包老。他们凭我的信到省府见包主席，一切接待宣抚等问题由省府负责办理。还安排赵剑峰经常到三台找我，进行联络和督促检查。赵剑峰是新疆宣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们策反活动使用的经费，都是由赵老拨的。马那提团长首次见包主席就是坐赵剑峰的小车子。我们头一批先做哈巴什团长和大头目胡尔曼巴依的工作，不到几天，工作就成功了。我派马那提团长带着哈巴什、胡尔曼巴依等三个大头目去晋见包主席。包老亲自接见，给他们讲解

了全国大好形势和新疆必然要走向解放道路的历史趋势，希望他们认清新疆的形势，选择正确的道路，再不要替乌斯满卖命，做那些反人民的勾当。欢迎他们归向省政府，由政府给他们的部落划分牧场，他们随便选定在北疆那一县定居都行。这几个哈萨克族头人深受感动，流着热泪向包老表达了归向省政府的意愿。赵剑峰参加接见，对这些代表热情招待。他们临行时，包主席给每位代表送了一块美国游泳表，一支派克笔，并给他们各自的部落救济了大批茶和布。代表们一回来就秘密派人或召见其至亲好友，转达省政府包主席对他们的教育，并指出了光明道路。吉合义是孚远县副县长，在盛世才统治期间，我们在监狱关在一个号子里。因我懂哈语，我们相处很好。出狱后，多年未见。在四九年七月底，我和马那提在南山拜访了吉哈义副县长，老友重逢，他非常热情，宰羊招待。我向吉合义讲了全国和新疆的大好形势，并对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老友怕你迷途，特意奉告，坚决跟包主席走，不要跟着乌斯满跑了”。吉合义表示感谢，并说：“我决心跟包主席走，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决不想做流贼”。就这样，各部落的头目都自愿来报名，归向省政府。我们前后三次介绍这些部落的大小头目到省政府晋见包主席。到四九年八月间，乌斯满控制下的部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归向省政府，乌斯满多年经营的堡垒基本上瓦解了，扫除了这个阻挠新疆和平解放的障碍，实现了包尔汉主席争取哈萨克族的大多数部落头目站到拥护新疆和平起义方面来的部署，为新疆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这个时候，乌斯满才发现我同马那提把他的家人拉到省政府方面去了。于是他大发雷霆，发誓不打死我誓不为人。他派人到处堵截我，下令在哪里发现我，就把我打死到那里。

但是我并没有怕，因为乌斯满的人都变成我们的人了，当然要保护我。在四九年八月间，我进山去见孚远县的哈族副县长吉合义。我只一人单独进南山，已经归向省政府的哈萨克头目闻讯都派人赶来保护我，半天就集中了一百多名武装骑手，我谢绝了他们。马那提更不怕他，因为他的部落的人数最多。乌斯满眼看着我们完成了策反任务，也没法奈何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做乌斯满嫡系内部工作，他的嫡系都是至亲，控制极严，不能打过去，这时乌斯满周围可以直接受指挥和控制的哈萨克有二百多顶房子和白俄归化卫队六十多人，队长是苏联逃犯名叫沙马略夫瓦西里。包老曾经交待我把沙马略夫活捉，解到迪化交给苏联领事馆，我没有办到。因为在交待这个任务的前一个月，这个白俄已被乌斯满召去做了他的卫队长，我是不便到乌斯满身边捉人。四九年八月间，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我进省城述职时，向包老将策反过程一作了汇报。后来，包老告诉我，邓力群代表对你们这次工作很满意。他说：“瓦解了乌斯满的力量，排除了和平解放的阻力，保障了新疆安全解放，你们两人也立了大功”。包老还说，新疆解放后，我一定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可惜，在这次策反中立了大功的马那提于五〇年就过早地去世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为落实政策的问题曾到北京拜见过包老。他老人家正在西山养病，外人不能出入，因此派他的秘书王宝顺同志和他的女儿伊力霞接待了我。我们也谈到当年策反乌斯满的情况，听说许多细节包老还记忆犹新。三十七年前，在新疆历史转变的严重关头，包老能够高瞻远瞩，顺应时代的要求，当机立断地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到人民一边来。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同陶峙岳将军一道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使新疆各族人民免遭一场兵燹之灾，新

疆这块宝地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他的这个历史功绩，新疆各族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余骏升整理）

“起义这条路，你走对了！”

——驻绥来二二七旅起义前后

高人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将军率领驻疆国民党部队宣布和平起义。

我们当年参加过新疆和平起义的同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新生的道路。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得到了党的无限信任和关怀，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些工作，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回忆过去，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就记忆所及，将我参加起义前后的经历追述如下：

一、秘密任务

我原任国民党七十八师二二七旅六八〇团中校副团长，该部队驻绥来（现玛纳斯）的玛纳斯河东岸（西岸即为三区革命部队）。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也就是陶峙岳将军来绥来向官兵们作起义动员报告后不几天（具体日期已忘），突然接到陶峙岳将军急电，命令我立即赴迪化。我急忙找车赴迪。可是，当时车辆少，所以耽搁了好几天，大约于十月三日到达迪化。我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见了三处祝源升处长（原二二七旅参谋长），他告诉我说，陶峙岳将军已

于九月底赴酒泉晋见彭总和王震司令员去了。于是，我同他到军校九分校晋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陶晋初参谋长。陶参谋长是陶峙岳将军的得力助手，又是堂兄弟。他处事果断，为人坦率，谋深远虑，向为部下所敬重。我和他单独见面，这还是第一次。陶参谋长先问了部队的情况及我的简历后，便就新疆局势向我征询意见，我直率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说新疆国民党部队腹背受“敌”，且少粮缺饷，士气低落，毫无战斗力。如果同进疆的解放军打起来，结局不堪设想。为了确保新疆老百姓和国民党官兵及其眷属的生命财产安全，除了走北平和平起义的道路，是别无出路的。我还告诉陶晋初将军，二二七旅的多数军官是不愿打仗的，士兵更是不愿去送死。不久前，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宣布新疆脱离国民党阵营，归向人民，这条路是正确的，深得新疆人民和国民党官兵拥护的。我的这些话深得他的赞许。

陶晋初参谋长摸清了我的思想底细后，方对我说：“这次陶总司令召你前来，要你保护苏联支援人民解放军进疆的军用物资的”。我当时对接受这个任务是有所顾虑的。虽然玛纳斯河已半公开的开放（八月间，新疆省政府曾派陈方伯等人来玛纳斯同三区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但玛河东岸的国民党军布防严密，关卡很多。二二七旅旅部及所属六七九团担任正面河防警戒，配有重兵扼守西大桥；我所属的六八〇团驻守县城东关，五圣宫一带；骑兵团驻包家店，塔西河一线；七十八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控制了景化（现呼图壁）沿公路两侧。同时，绥来县驻有两个军统特务组织，严密监视着蒋军官兵和三区革命军的一举一动。我能不能瞒住这些人的耳目，使苏联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这批物资顺利地通过玛纳斯县，确实没有把握。陶参谋长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说：